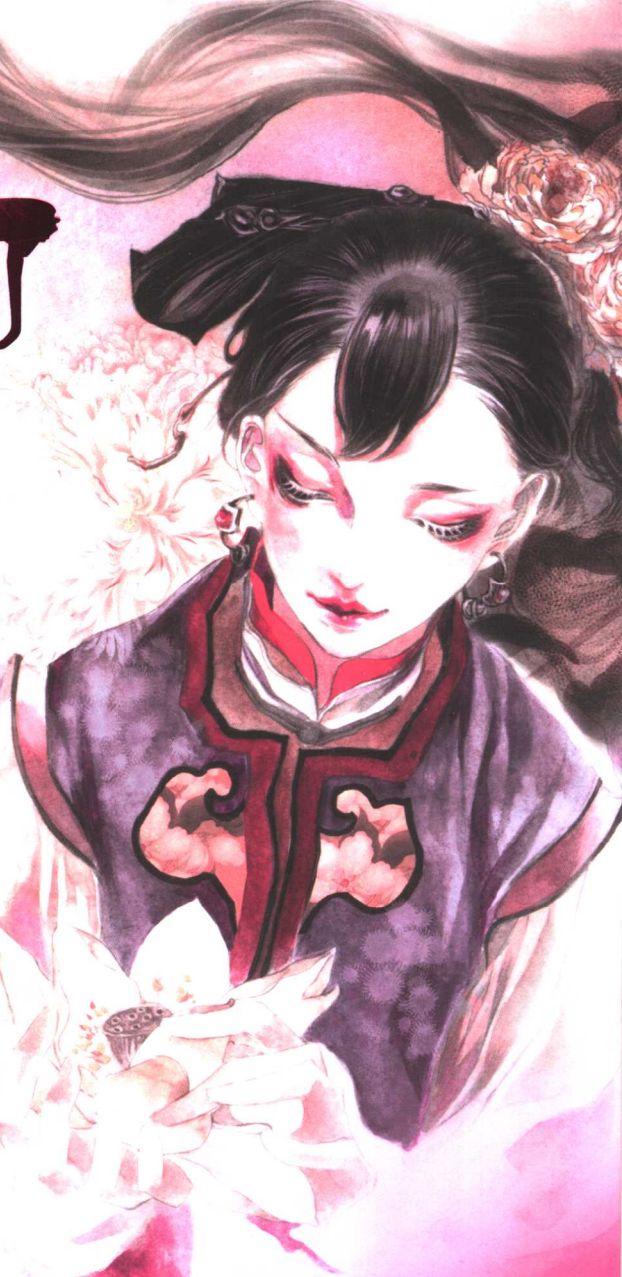


紫禁聊斋



鬼丫头 / 著

我感觉身上的衣裙像片片香灰般抖落，在夜色中隐约有着脚步声传来。
庭院深深处，殿前的香炉袅袅升起白烟，身后的门缓缓闭合，
伴着一声幽幽的叹息，轻烟之下一切仿若梦境。

远方出版社

聊齋志異

鬼丫頭 著



远方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禁聊斋 / 鬼丫头著. —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80723-126-2

I. 紫... II. 鬼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8810 号

紫禁聊斋

作 者 鬼丫头
责任编辑 王月霞
特约监制 李耀辉
特约编辑 苏 格
封面设计 门乃婷

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码 01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163 千字

印 张 6.75
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723-126-2/I·35

定 价 18.00 元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







一、梦之源	/1
二、魂归处	/10
三、牵机药	/20
四、绕指柔	/30
五、处处秋	/40
六、血滴子	/51
七、泪无尽	/62
八、忆江南	/71
九、归无期	/83
十、途迷离	/95

十一、紫如意	/107
十二、禁苑猎	/118
十三、重重门	/128
十四、回魂夜	/139
十五、日落时	/148
十六、娇无力	/158
十七、兢兢坟	/172
十八、百子图	/180
十九、恨何在	/189
二十、无觅处	/201



一、梦之源

那张床好像在无限延展着，并且有磁力吸引着我的身体。我的手臂怎么也抬不起来，整个人在沉下去、沉下去……
弦乐声渐渐响起，帷幕缓缓落下，我尽力睁开眼睛想要看清楚一切，然而……

天渐渐沉了下来，暮色越来越重。远处楼阁上的黄色琉璃瓦已经变得模糊了。昏鸦无声地飞过，翅膀带过的凉风里夹杂着三两片秋叶。

茫茫一片宫殿，零星地有了灯光。但是却出奇得沉静，不见人影，也不闻人语。走进去，宫巷的拐角处，隐约有一个身影，他伸出一只手臂指着前面的方向。我向他走去。走到跟前，不见了，原来他已经在前面又一个拐角处继续伸着手臂指引着我的方向。我就是这样随着他的指示，转过一个又一个殿宇。

一切都很静，我的心里也很静。

我已经身处这个偌大的宫殿中了，淹没在一片黄色琉璃瓦和红色宫墙之内。

前面的人影倏忽不见了，我知道到了自己该到的地方了。

我向面前最近的一扇门走去。门上上着锁。锁是金黄颜色的，已经有厚厚的灰尘落在上面了。我伸手向自己的头上摸去，拔下一枚发簪。所有的长发随势无声地落下，垂至腰间，像是为我披了一件墨黑的斗篷。

我把发簪插进锁眼，锁无声地化开了，门就此打开。

我跨进高高的门槛，向前走去。前面是一座殿宇，散发着楠木的幽香，殿前的香炉里突然升起袅袅白烟，丝竹声若有若无地

在半空响起。身后的门沉重地关上了，面前的门轻巧地打开了。

是这里了。

空旷的宫殿里，垂着紫红色的帷幔，帷幔后一层白纱。一阵风吹起，白纱无声地撩开——一张点染着素梅的软榻。我走过去，仰面躺在上面。

柔软。

温暖。

我感觉身上的衣裙像片片香灰抖落了。隐约有纷沓的脚步声传来，但不见人影。我知道有无数眼睛在周围，他们在看着我，但是我看不见他们。而我清楚地知道他们在我的周围。脚步声停住了，我感觉窒息，拼命想要挣扎起来，但是不可以了，那张床好像在无限延展着，并且有磁力吸引着我的身体。我的手臂怎么也抬不起来，整个人在沉下去、沉下去……弦乐声渐渐响起，帷幕缓缓落下，我尽力睁开眼睛想要看明白一切，然而，梦就这样醒了。

我一动不动地仰面继续躺着，回忆着——这样的梦境是第几回出现了？记不得，能知道的是，这样的梦正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在不断地丰富着，每一次的画面都要比前一次清晰，颜色都要更鲜艳，情节也都要有进展。是的，上一回，大约就是在几个月前，我还只梦见走入了茫茫的宫殿群中，不分东西，难辨南北，在红色的宫墙夹道中奔跑着，一只吐水的螭首忽然跃下汉白玉的石阶向我冲过来……对，那个梦就到那里就结束了——我被吓醒了。

我摸摸还在怦怦乱跳的胸口，回味着刚才的梦境。不错啊，这回，我居然还能走进宫殿里，下一次，会不会遇到……

“懒丫头，再不起来，猫猫就要把你的油条吃了！”哥在外

屋叫。

我翻了个身，不情愿地把脑袋里的梦赶走，冲着门口拉长了声音：“来——了——”

十二岁那年，爸爸和妈妈分手了，一个跑到异国他乡，一个去另一个城市重新组建了家庭。倔强的哥哥带着我和外婆一起生活。去年，外婆也永远地走了，哥哥就成了我的“家长”。

正想继续耍赖，“呼”地一下，大黄猫猛地跳上床，在我脸上讨好地蹭，“呼呼”地喷着热气——痒痒。

“哥，你管不管猫猫啊？它又来骚扰我了！”

“那是我派去的卧底。再不起来，我叫它挠你啦！”

猫猫真的把爪子伸向我，我一骨碌坐了起来，迅速套好了裙子。

“怕了你们俩了！”一边嘀咕，一边飞快地洗漱。

哥正对着门口的小镜子刮胡子，从镜子的反光里对我说：“我今天这个团是两日的，清西陵。菜都买好了，你这两天自己好好吃饭，别乱跑。”

“哦。”一听哥要走，我马上变得无精打采，“什么时候帮我们问站殿的事情啊？”

“等我回来。你反正有一个漫长的暑假呢，着什么急啊？”

“着急挣钱啊！”

“不用你着急，哥能养活你。你好好把书念完，然后找个好工作，好对……”

“又来啊你，唠叨！”

哥笑了，他的笑容最好看了，让人看了特别踏实。“我跟我们旅行社一个导游说好了，他家有路子，过两天就叫你去站殿，不过也挣不了多少钱，你到时候别嫌累就成。”

“哥，你真成！”我乐得跳起来。“你知道吗，故宫的门票是好几十元一张。这样我就可以天天去故宫玩，不花钱还能挣钱，美死了！”

“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去那儿站着看房子有什么意思呢。”哥摇摇头，看看手表。“不成了，我得走了。你自己好好的。”

“哥，你开车小心啊！”

哥没说话，挥挥手，留了一个瘦削的背影给我。

就剩我一个人了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。猫猫已经在我的床上打起了呼噜，难道，它也在做梦吗？

这个暑假，同学们都在打工，有的是为了挣钱，有的是为了提前进行工作的实习。而我，仅仅是为了能到故宫里面去——看一看。虽然生长在北京，曾多少次经过那红墙碧瓦青砖绿水，但是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没能进到那里面——昂贵的门票令我望而却步。也许正是好奇引发的渴望，才令我时常梦魂萦绕的吧！

到故宫里站殿，在很多人看来是最枯燥无味的工作了，且不说钱挣得少，整天无趣地看着老旧的宫殿和各色的人群，有什么意义呢？——于我，却是一定有意义的，只是，我还不太能清楚地知道……

面试很简单，我捏着哥的同事父亲写的条子，很顺利地得到了在故宫博物院站殿的工作。虽然只是短期工，我却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。这令几位面试的领导非常不解，于是安排我当天就可以工作了。

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辉煌的宫殿，却感觉如此地熟悉它。它的每一片琉璃瓦，每一块青砖地，甚至御花园小路上的每一个石子，我都觉得似曾相识——是了，我早已在梦里来过无数次了。那么，在梦之前呢？

我跟在一个姓冯的阿姨身后，她带我去我的岗位。一路上，她都没有和我说话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一走进西六所的宫墙夹道，我就不敢出声，好像会惊扰到谁。

引我到了“储秀宫”，冯阿姨冲我一点头，用手指点了一下大门，吝啬地给了我一个微笑，转身走了。

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梦，伸手摸了一下头发，哦，还好，没有玉簪。门，也没有锁，正等待我进去呢。

阳光正好，我的影子投在前面的地上，修长，袅娜。似乎是跟着影子，我抬腿迈进了那高高的门槛。

打工期间，哥来看过我一回。那天正好是一个日本旅游团进故宫参观游览，哥跟随团的导游打了个招呼，把车停好后匆匆跑进来关照我一下。

“累吗？”

“不累啊。”

哥抬眼四处看看，周围形形色色各种模样的人，从这个门进来，转一圈，又从那个门出去。

“这有什么意思啊？”他摇摇头。

“有意思！”我装作神秘的样子，趴在他耳边说：“你知道吗，这几天我已经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秘密的事。”

哥也压低嗓子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什么秘密啊，丫头？”

“那就是——这里藏着好多好多的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拍拍哥的肩膀，“这位先生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我不方便和你说话，请您原谅。”

“啪”，脑门儿上吃了哥一个“爆栗子”。

“鬼丫头！你是上班时间，我还是上班时间呢！听着，下班早

点回家啊！”哥笑着一转身，忍不住又回头叮嘱一句，“自己小心！过马路的时候要……”

“小心车！”我接口。没办法，哥已经习惯把我当成十二岁的小丫头了。

一周后，我已经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，把故宫转了一遍。前三殿后三殿，东六所西六所——它真大啊，也真美，还真的很神秘。五百年的殿宇，掩埋了多少历史在里面！有时候我会在没人的角落，抚着那斑驳的廊柱，轻轻嗅着木头的气息，想像着它曾经的模样。

一个炎炎的中午，院子里没有了游人，我走出略带潮气的偏殿，坐在台阶上。那石条已经被太阳烤得暖烘烘的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抬起头，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，只觉得眼前一片红色，令人晕眩，心里却空落落的，像是要发生点什么事情把它填满才好。

忽然一黑，像是发生了日全食。我慌忙睁开眼睛，一个人正笑眯眯地站在我面前。

“干吗啊你？”我不客气地瞪着他。

他倒窘了，吓得后退了一步。

我也急忙站起来，继续盯着他。其实压根儿看不清楚他的脸。他是逆光站着，而我，还没从猛然睁眼的眩晕中醒过来，只能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男子的轮廓。

大中午的太阳地，红墙碧瓦的院落里，两个人互相看着，站着，真是很滑稽的画面。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韩辉宇的妹妹吗？”他开口，同样年轻的声音。

我瞥了他胸前挂着的卡片一眼，和我哥哥戴的一样，是同一个旅行社的。

“是啊，怎么了？我哥哥……”我忽然紧张起来，不由自主向他迈了一步，他被迫又退了一步，继续和我保持着礼貌的距离。

“你哥哥很好，没事，是他叫我来找你的，告诉你一声，我们社有一个司机突然病了，你哥哥临时要替他跑一个长途，这两天不能回家了。”

“哦——”我长出了一口气。“谢谢你了。”

“没什么的。你，在这儿还习惯吗？”他忽然狡猾地一笑，眼睛亮亮地一闪。

“怎么？”我迅速开动脑筋。“难道，是你，帮的忙？”

“真聪明！难怪你哥哥老管你叫鬼丫头。”他爽朗地笑了。

我倒不好意思起来，“我哥哥啊，还经常叫我馋丫头、懒丫头、笨丫头呢。”

“嗯，”他说，“你哥哥老跟我们念叨你，我们也都跟他一样，说到你。就叫丫头了。”

我脸一红，毕竟已是二十岁的大人了。

“我就叫你丫头，成吗？”他忽然问，声音低低的，很好听。

我没有回答，“那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他又笑了，真是爱笑的人。“对对，我都忘了介绍自己了。我姓金，金润枫。你要是愿意，就和你哥一样，叫我疯子吧。”

这回我也笑了，疯子？这名字可真……难听！

“你什么时候下班？”他忽然问。

“我？下午四点多。”

“那我来接你。”他果断地说。

“不用你接，我自己会回家的。”

“你哥说的，叫我照顾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别管真的假的，我反正来接你，你做好准备。”

“做准备？做什么准备？”

“听故事。我是我们社最会讲故事的导游了！”

“你会讲什么故事？”

“你爱听什么故事？”

“我爱听——故宫里的故事。”

“我偏偏会讲故宫里的故事。”

我没再说话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脸色忽然变得很严肃。莫名地一缕风穿梭而过，我的长发拂过脸颊，有那么一瞬，我感觉那道风是蓝颜色的，直吹进心里，身上再没有一丝燥热。

他忽然淡淡一笑，礼貌地对我说：“那就这样，回头见！”点点头，转身离去。

我觉得他最后好像往我背后看了一眼，我忙转身——冯阿姨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身后的垂花门口，正看着我！

“冯阿姨？是找我吗？”我赶紧堆出笑容问。

她摇摇头，“今天不是老莫的班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我的班。”

“哦。”她应了一声，退出了门口，什么也没说。

我长出了一口气。太阳还在头顶，今天它走得可真慢啊！